

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——

# 用心记录 深情礼赞

对话人：李春雷（报告文学作家）  
李朝全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）  
施战军（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）  
胡妍妍（本报记者）

## 是真情实感催生了好诗

杨碧薇

《花鹿坪手记》是云南诗人王单单新近出版的诗集，也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重点扶持作品，在文学评论界和读者中获得许多好评。2018年3月，王单单被派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，以扶贫队员身份参与脱贫攻坚工作。为期两年的扶贫实践，对他来说，“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，也有无数动人心魄的细节”。最终，他将这些经历如实写进了《花鹿坪手记》，留下一份可贵的文学记忆。

所谓“手记”，既强调了作品是基于作者参与扶贫工作的亲身体会，又点出整本诗集的叙事性。对照作者此前的作品，不难发现：叙事一直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标识。这个标识延续到《花鹿坪手记》里，既保留了原来的基本特征，又有了新的变奏。

作者的诗作为短制。短诗是诗歌基本功的试金石。虽然比起短诗，长诗更利于叙事，但长诗创作需要宽阔的视野、娴熟的结构布控力和持久平稳的气息。作者没有盲目追求长，坚持写“经得起推敲的短诗”，常常使眼前一亮。这些带有叙事性的诗歌透着相似的构造方式：首先是感物，诗人敏锐地感知到诗意的触发点，毫不犹豫地抓住它；其次是运思，经过精心构思，慢慢撬开这个点，释放其中的诗意。在叙述中，作者常采取“侧面绕行”的策略，不急于直抒胸臆，而是围着看不见的诗意图中心绕一段路。这种叙事模式成就了他的短诗，使其诗思紧密、力量充沛，充满短跑般的爆发力。

感物与运思相结合的叙事模式，在《花鹿坪手记》中有了新的延展和深化。这首先体现在叙事焦点上。《花鹿坪手记》之前，作者写诗虽然写的是他人，聚焦的实际还是自我，是个性的情感与精神表达。而在《花鹿坪手记》里，作者书写他人，也聚焦他人，深刻地体会、理解他人。在这一基础上，作者不断进行自我反思，不断调校自我与他人的关系，让诗思持续发酵。诗集的第一辑《花鹿坪群像图》就先后聚焦瓦匠、易地搬迁户、留守儿童、残障人士、老党员……在书写过程中作者意识到，写他们是认识父辈、认识乡村的一种途径。通过对花鹿坪的聚焦、对花鹿坪群像的描绘，以及对花鹿坪生活的持续体验，作者拓宽了自己的诗歌视野，也让诗作有了纵深的历史感。

其次，《花鹿坪手记》还生动印证叙事与抒情的辩证关系。作者此前的诗作有明显的叙事性，但限于篇幅短小、题材分散，这些诗只是叙事的“砖瓦”，而《花鹿坪手记》则搭起了一座叙事的“砖房”。整本诗集分为《花鹿坪群像图》《花鹿坪风物谱》《花鹿坪扶贫记》《花鹿坪变迁帖》等辑和一个集外辑，整体编排充实、立体，有贯穿之感，有建筑之美。这一结构落实到具体的诗里，呈现为一条清晰的“由叙事抵达抒情”的路径。作者在叙事过程中，对叙述对象始终怀有深情，对人的精神信念始终怀有敬重，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内心深处的明澈灿烂。有了这份深情与敬重，诗歌的叙事才能与抒情贴紧，从而具有余音绕梁的感染力。

以感物和运思为基础、将焦点从自我移至他人、辩证把握叙事与抒情关系，造就了这部独特的《花鹿坪手记》。作者特别提到，扶贫工作中的场景和故事“有的甚至都不需要加工，说出即是好诗。作为诗人，我当然不会放过这种诗意来袭的感觉”。我们相信，是真情实感催生了好诗，各种叙事手法也本应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上。整部《花鹿坪手记》体现了诗对现实片段的吸纳整合能力、对历史的观照意识，更彰显了“诗贵真”的强大力量。

###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纵横谈

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这是彪炳史册的时代壮举，也是近年文艺创作的重大主题。以真实性和时代感见长的报告文学尤其反应迅速。作家们深入广袤乡村，捕捉鲜活故事，创作出《乡村国是》《国家温度》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等一批优秀作品。为此，我们邀请作家、评论家和文学期刊主编，共同聚焦创作现实，交流读写体会，探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启示。

### 核心阅读

报告文学要更多描绘人在脱贫攻坚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写出脱贫攻坚对人的影响，以鲜活丰满的人物群像表现历史与现实的风云激荡

文章合为时而著，特别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，只有和重大历史事件、重大社会现实相结合，才能放大社会效应

坚定文化自信，增强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，提升创作水平，继续用心记录小康、深情礼赞奋斗，为写就新乡村的新史诗时刻准备着、努力着

### 在对时代主题的正面书写中，报告文学得到淬炼

记者：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，报告文学对此有何发掘与表现？

李朝全：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，决定了文学素材的丰富性、写作“破题”的差异性。从近年来的报告文学作品中，我们不仅能看到“事”，看到因地制宜的脱贫实践；也能看到“人”，看到新型农民、扶贫干部、返乡青年、支教志愿者等不同群体形象；还能看到“史”，一些作品拉长历史镜头，体现出地方志色彩。仅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“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”为例，入选作品共性突出，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奋斗精神扑面而来，但同时，作家们努力探寻新鲜素材、独特事例、新颖视角，求新创新成为自觉追求。

施战军：作家必须对各种新变化保持敏感，保持敏感的方式就是扎到最火热的生活中去。当前，现实题材创作成为热点，越来越多的作家在时代感召下投身现实，用真实体验校正创作习惯，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。不仅是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名家选择书写脱贫攻坚，很多年轻作家也踊跃尝试；不仅报告文学作家在行动，一些小说家也积极参与其中。脱贫攻坚报告文学拓宽了现实题材写作的视野，涌现出的作品数量多、角度丰富、传播广泛，可以说，在对时代主题的正面书写中，报告文学得到淬炼。

记者：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，也是一次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历练。

李春雷：从2013年起，我去过条件艰苦的甘肃定西，深入到太行山深处的贫困人家，也冒着零下32摄氏度的严寒走进塞北高原，围绕脱贫攻坚主题先后创作4部长篇、9部短篇报

告文学作品。行走采写的过程中，一些地方的贫困程度和脱贫难度超出想象，扶贫干部付出的努力超出想象，扶贫脱贫带来的变化更超出想象。作家们首先被震撼，然后才是以文学的方式记录这些超出想象的震撼，记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壮举，让读者从中感受强劲的时代脉搏和铿锵的历史脚步。

李朝全：报告文学作家的参与热情十分高涨。作家李迪去湘西就住农家客栈，帮着村民灶间烧火、地头锄草，趴在扎染架子上记笔记，逮住一切机会和村民聊天，后来忍着病痛在病榻上完成书稿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。还有一些作家被扶贫干部和群众的干劲感动，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创作和艺术追求。作家王松在写出赣南革命老区脱贫故事的报告文学之后，基于此又创作了长篇小说。他形容自己写小说“像一只鸟任思绪和想象在空中飞翔”，创作报告文学则“变成穿山甲，钻到大地腹理的深处去发现真相”，经过这番“上天入地”，以后在文学的天空中无论怎么飞翔，都不会忘记坚实的大地，不会失却有力的翅膀。

脱贫攻坚为乡土文学注入新内容新元素

记者：作家面对的是正在发生的变化、正

在进行中的故事，如此“贴身”的写作可能少了时间的发酵和从容的打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拿出与题材分量相匹配的文学分量？

李朝全：这就要牵住写作的牛鼻子，也就是人物。人物立住了，作品也就立住了。“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，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，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。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，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、感染力、生命力。”不仅小说如此，报告文学也是如此。要更多描绘人在脱贫攻坚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写出脱贫攻坚对人的影响，以鲜活丰满的人物群像表现历史与现实的风云激荡。只有为变革时代留下可感可亲可敬的新人形象，才能更好地留下文学记忆。

李春雷：报告文学的分量不仅在于文学，也在历史，在创作之初就应有史志的追求。写作《金银滩》，我聚焦的是河北张北县德胜村，这个小村与丁玲当年创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暖水屯相距不远。虽然我写的是报告文学、丁玲写的是小说，但我们通过一个村子的变迁透视中国农民变化、农村变化和社会变化的目标是一致的。这种写史立传的追求会鞭策我更加敬畏文字，对笔墨负责。与时事离得近、题材“贴身”、时间紧张，这些都不构成借口。相反，每一次创作都要全力以赴，带着历史视野和历史追求去钻透题材、表现时代。

记者：用历史视野看待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，它其实是在讲述我们这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中国故事，也是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碰撞出的火花。

施战军：因此，写出时代感尤其重要。脱贫攻坚是时代宏大主题，它不仅局限于乡村，也和城市息息相关。脱贫攻坚题材具有鲜明的主题延展性，大故事里包含着小故事，城乡发展、农业科技应用、红色资源开发、生态文明建设等，都和脱贫攻坚有关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学书写应放开视野，不是只把扶贫工作的人和事串起来，也不是只把一个地方从穷到富的历史串起来，而是要真正深入进去，写出时代的恢弘气势，写出时代的万千气象。

李朝全：放在中国百年乡土文学脉络里来看，脱贫攻坚为传统深厚的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、新的元素，新时代的奋斗精神在其中熠熠生辉。作家们需要在立足时代生活经验基础上，准确认识和把握时代本质，不仅把脱贫攻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讲清楚，而且要深刻认识它对全世界减贫事业、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，要把这一备受期待的中国故事讲好，将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理解透、表现好。

发扬报告文学传统，写就新乡村的新史诗

记者：脱贫攻坚题材创作，也提供了重新

审视报告文学优长的机会。报告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应朝着什么方向努力？

施战军：好的报告文学应该是能深入人心、经久传诵的。就像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我们今天熟悉的陈景润形象，几乎就是这部作品塑造的。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是为迎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而进行的约稿创作，创作意图就是以陈景润的故事反映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潮流。一方面，它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意义，特别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，只有和重大历史事件、重大社会现实相结合，才能放大社会效应；另一方面，作品本身文采斐然，有文学的感染力，所以才有“报告”的影响力。

李朝全：说到约稿创作，在脱贫攻坚题材创作中，类似的组织创作生产也成效显著。各地宣传、作协和出版部门动员组织一大批作家投身脱贫攻坚书写，这种组织化生产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主题性创作活动中，以收获更好效果。

李春雷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报告文学创作传统，也有旺盛的纪实类阅读需求，当下应该好好研究怎么发扬传统、回应需求，多出真实、真情、震撼三要素兼备的佳作。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基础和生命；真情是指写作者要热爱笔下的素材，和读者进行真情实意的对话；震撼意味着作品要有文学力量和精神力量，要能进入读者的心。一些作品仅靠文本资料堆砌，缺乏鲜活活鱼，很难产生震撼效果；一些作品抓住了大题材，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文学性却不够。这就好比摄影，同样是真实的镜头，时间、地点、角度、光影不同，作品的震撼程度就不同。报告文学一样要苦心经营，要有阅读吸引力。看似浑然天成、珠圆玉润，背后往往是绣花功夫、是苦功夫。

记者：对于今后书写小康生活、描绘乡村振兴，有什么期待？报告文学怎样写好一个蒸蒸日上的小乡村？

施战军：乡村振兴的时代，乡村形象正在发生新变。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前所未有；得益于经济发展、信息技术进步和人们素养的提升，乡村文化也将得到长足发展；法制、教育、医疗、贸易、交通、物流等要素，更会深刻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乡村题材写作要向时代、向生活、向人民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，创作空白有待填补，最新最美的乡村图画尚待描绘。

李春雷：为更好地观察乡村振兴和时代发展，我计划去雄安新区找一个地方，最少住上两年，每年最少住上300天，亲眼见证小康社会的进程，亲耳倾听时代进步的足音。作为报告文学作家，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，增强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，提升创作水平，继续用心记录小康、深情礼赞奋斗，为写就新乡村的新史诗时刻准备着、努力着！

制图：赵偲汝

### 看台人语

#### 青春底色 奋斗写照

拼搏的身影、风趣的语言、流畅的叙事，纪录片《青春正当时》充满青春气息。该片聚焦不同行业的年轻党员群体，生动记录他们斗志昂扬的工作状态和踏实、创新、奉献的精神面貌。每集以一个大型团队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为切入点，讲述大家通力合作、解决难题并完成任务的故事，辅以后生活中的温馨片段，从细微处见宏大，呈现共同奋斗的力量。每集片尾的党员宣誓镜头令人印象深刻，无论是在军营里、医院中，还是在大漠里、操场上，年轻的党员践行着党旗下的誓言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观众传递着一种信念：青春不只是年龄，更是一种精神，要勇于担当、敢于作为，如此才能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。（郭文青）

#### 身边科技 趣味科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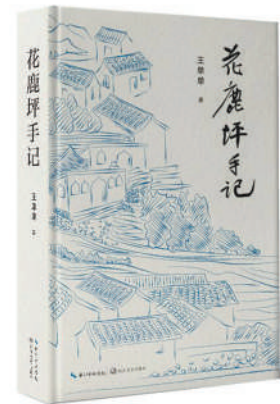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，身边触手可及的生活物品越来越好。为生活增添便利的物品背后有怎样的科技含量？系列科普短片《造物说：一共分几步》锚定于此，展现手机、电动汽车、登山鞋、笔记本电脑等物品的制造过程，满足人们的好奇心、求知欲。比如，手机屏幕的生产要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，对比度、饱和度的背后有什么技术考量？该片侧重科普属性，删繁就简、轻快明了，是一部充满干货的“快科普”作品。短片对知识点的讲解生动鲜活，对关键技术的内涵和历史还予以动画说明。“原来它的科技含量那么高！”观众在诙谐旁白和生动画面中，真切感受科技的力量，认识到科技与生活的密切联系。（章明）

#### 人与自然 和谐之美

“大象去哪儿了？”前些日子，一群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路北移，广受关注。网络纪录片《一路象北》紧跟动态，运用无人机、红外热成像等技术，细腻呈现象群迁移过程。实录的影像风格不仅接地气，而且沉浸感十足，让人们近距离感受这段奇妙旅程。沿途的守护者及时投喂食物，调动重型卡车引导路线，人与象之间友爱互动的故事在现场镜头和个性化旁白下真实可感。“象行人走，象停人留”。因为守护者不舍昼夜的真情付出，才有了象群这一路的安全。透过镜头，观众能真切感受到“人象平安”的来之不易，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美。（莫英）



纪录片《青春正当时》海报。



《花鹿坪手记》：王单单著；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## 文艺评论